古今詞話

古今詞話

吳江沈　雄偶僧編纂
休寧江尚質丹崖增輯

詞品

原起

張炎曰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出爲長短句至於樽前花間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邦彥諸人討論古音由此八十四調之聲始傳其後万俟雅言輩增衍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按月令爲之其

曲遂餘

黄昇曰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閒集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所編復雅一集兼採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况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

俞彥曰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餘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周東遷三百篇音節始廢至漢而樂府出樂府不能以代民風而歌謠出六朝至

唐樂府又不勝詰曲而近體出五代至宋近體又不勝方板而詩餘出唐之詩宋之詞甫脫頴而已傳徧歌工之口元世猶然今則絕響即詩餘中有採入南劇引子率皆小令其曼詞不知為何物此詩餘之亡所以歌詠詩餘者亡也

王岱曰詩至於餘而詩亡餘至於極妙而詩復存是溥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詩以溫厚含蓄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為旨詞則欲其極怒極傷極淫而後已元氣於此盡矣觀唐以後詩之蕪濫反

不如詞之清新使人怡然適性不惟不欲少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為妙者是時代升降學力短長各殊氣運至此不容不變動人心之巧不容不剖露即作者當亦不自知其何故是詩之不至於盡亡則賴餘有以存之也

徐師曾曰自樂府亡而聲律乖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花間詞五百闋為近代填詞之祖陸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家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

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蓋傷之也然謂之塡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間有長短句或可損益亦必稟遵於所自昉也

陳大樽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終宋之世無詩然宋人懽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蓋以沉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表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實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

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寔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宋人專爭之篇什既富觸景皆會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也

疏名

都穆曰滿庭芳取柳柳洲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香山玉樓宴罷醉餘春霜葉飛取杜子美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宴清都取沈隱侯朝上閶闔宮夜宴

淸都闕。又云風流子。出劉良文選註。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通稱。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故以名曲。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華胥引。出列子。夢游華胥之國。塞垣春。出後漢鮮卑傳。玉燭新。出爾雅。此載南濠詩話者。

楊慎曰。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

詩春游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取杜少陵詩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踏莎行取韓翃踏莎行草過春溪瀟湘逢故人柳惲詩也粉蝶兒毛滂詞與花同活句也菩薩蠻西域婦人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王入陣必先言其勇也生查子查即古槎字張騫事也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玄宗宮人念奴也見詞品

胡應麟曰點絳唇青玉案等名楊說或然餘皆偶合耳必出自詩中滿庭芳莫易黃昏形容凄寂詞名僅滿庭芳三字豈應出此生查子謂古槎字合之博望意亦不貫菩薩蠻謂南國人危髻金冠故名非專指婦人髻也尉遲大杯正史世攷乃引南劇爲據鷓鴣天謂鄭嵎詩則春游雞鹿塞雞鹿塞當入何調愚按用修元敬俱號博綜過於求新遂多瑣漏如一滿庭芳也元敬謂本柳洲用修謂本吳融果何自歟說載筆叢

沈際飛曰按南北劇與詞同名者頗多小令之搗練子點絳唇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浪淘沙鷓鴣天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等中調之一剪梅唐多令十拍子青玉案行香子天仙子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意難忘等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念奴嬌絳都春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二郎神花心動等皆南劇引子小令之柳梢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沁園春賀新郎皆南劇慢詞

柳塘詞話曰唐宋諸詞花間草堂習久傳多併調異名每置不問近來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故詞選須用舊名如本堂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徒惑視聽世稗方理猶必辨以宮律溯之原起遡爲有當若後人自度或前後湊合更立新名則吾豈敢定哉

按律

楊萬里曰作詞有五要第一按律其次擇腔如十二月須用正宮元宵詞須用僊呂宮當遇事以別之月令以準之宋之大祀大郵則用六州歌頭可以倒定

而不可以名拘者也

黃昇曰按周美成瑞龍吟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竚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即犯大石調是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再歸正平調諸本於吟箋賦筆下分段者非體也

古今樂錄曰姜堯章詞花菴備載無遺若湘月翠樓吟惜紅衣諸腔不得其調難入管絃也

楊萬里曰作詞能依句者必詞若歌韻不協奚取哉

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殊不詳側作轉摺用或不當正旁偏側淩犯他宮非復本調所以宮律之重也如霓裳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鬪百花之世味是擇腔又在按律之後不可不較量耳

錢葆馚曰張南湖少從王西樓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合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以期合作謂之當行余對之曰南湖圖譜僅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句讀平仄至宮律之學尚隔一塵試覽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載大石歇指數之

多寡平仄要大有別此理亦近人未解

沈際飛曰所謂宮調者黃鐘宮南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宮歌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此十三條曲律也以南北劇引用詩餘較之尚有林鐘宮雙調般涉調道宮散水調琴調其一十九條然詩餘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則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亦有字數多寡則異而所入之宮調則同者

雍熙樂府曰黃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

大石調，宜風流蘊藉。小石調，宜旖旎嫵媚。僊呂宮，宜清新綿邈。中呂宮，宜高下閃賺。南呂宮，宜感歎傷惋。雙調，宜健捷激裊。越調，宜陶寫冷笑。商調，宜悽愴怨慕。林鍾商調，宜悲傷宛轉。般涉調，宜拾掇坑塹。歇指調，宜急併虛揭。高平調，宜滌蕩滉漾。道宮，宜飄逸清幽。角調，宜典雅沉重。此以詩餘之約法而爲歌曲之元聲也。

沈雄曰。前人既用宮律。豈古者可被管絃。今則不詳譜例哉。家詞隱先生。作古今詞譜。分十九調。一黃鍾

二正宮三大石四小石五僊呂六中呂七南呂八雙調九越調十商調十一林鍾十二般涉十三高平十四歇指十五道宮十六散水十七正平十八平調十九琴調一按舊例所輯俱唐宋元音然有以黃鍾之喜遷鶯而爲正宮之喜遷鶯南呂之喜遷鶯者別宮叅互亦可也即以小令夏竦之喜遷鶯與長調吳禮之之喜遷鶯同一黃鍾者字數多寡無論也又以皇甫松之平韻天僊子與張先之仄韻雙調天僊子同一黃鍾者聲韻平仄無論也有以徐昌圖之臨江仙

爲仙呂而牛希濟之臨江仙爲南呂者其宮調自别亦可也此即沈天羽云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者蓋以一二謬之世有解人幸以教我

陳暘樂書曰五行之聲所司爲正所散爲旁所斜爲偏所下爲側正宮之調正犯黄鍾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樂府諸曲自昔不用犯聲唐自天后末年劒器入渾脫始爲犯聲以劒器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也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

作犯聲亦鄭衛之變也

柴紹炳曰論古詞而由其腔則音節柔緩無馳驟之法論古詞而由其調則諸調各有所屬後人但以長短分之不復問其調在九宮其調在十三調競製新犯名目不知有可犯者有必不可犯者如黃鐘不可先商調商調不可與仙呂相出入是必須諳音律也

沈雄曰宣政間諸公自製樂章有側犯尾犯一名碧芙蓉張子野所製詞也淒涼犯花犯念奴嬌著草所製詞也別有史邦卿瓊瑤四犯仇山村八犯玉交

枝又有花犯詠梅倒犯一名吉了犯前方爲有泰吉了按嘯餘譜編明辨諸書謂倒犯之卽花犯殊不知花犯爲小石調倒犯爲仙呂宮同於一百二字是又不可不按律也

詳韻

宛委餘編曰沈休文始爲四聲梁高祖雅不好之問於周捨捨對天子聖哲四字於今聲韻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爲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

其爲一韻先僊光侊俱論是切因取韻畧音譜等書參伍之當時遂有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註各各增加焉即唐人小令務遵爲金科玉律不少寬假至宋成廣韻其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始有須韻應制諸詞

宛委餘編曰沈韻之興也元周德清以中土音勝之又以三聲而奪四聲其所舉平聲如靴在支韻車邪遮嗟却在麻韻靴不押車車却協麻元暄鴛言褰焉俱不協先煩翻不協寒山却與魂痕同押其音何

以相着灰不協揮杯不協神梅不協嬾雷不協扇必押梅為埋雷為來方與台協如此呼轉亦非鴂舌而何然據宋詞應制體則德清之所持未必是而其所攻未必非也

雅韻序曰卓氏中州之韻中州者中山道地北音惟中山為正南不過定遠北不過彭城東不過江浦西不過雎陽四境千里過其境則土音生矣惟北方聲鄉談其音謂之台台從上聲言也其言無入聲以入聲為三聲之用謂北人有台輔之像其聲出乎丹田

發乎胃臆黃鐘宮商之音也故重厚而沈雄其中山之音重之清者也故爲音律之用若南方之音多人聲出乎脣齒舌腭之間爲徵羽之音也故輕浮而斷淺謂之南音曰蠻其吳越閩廣荆湖溪洞之地皆有鄉談謂之蠻語謂之鴂舌非譯不通故不入五音之內今以三聲內收入聲爲北音之用而北音切者何以入聲之變爲三聲故無切宋應制詞賦類遵韻如此若愚使有所持循後不漸失之逐韻耳明正統

陶宗儀韻記曰本朝應制頒韻僅十之二三而人戲習之戶錄一編以粘壁[illegible]本後見東都朱希眞復為擬韻亦僅十有六條其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不復混入未遑校讐也鄱陽張輯始為衍義以釋之洎馮取洽重為繕錄增補而韻學稍為明備逆行矣值流離日載於掌大薄號藏於樹根盎中溼朽蟲蝕字無全行箋無明畫又以縱葉細書如半敉許[illegible]一有心斯道者許而補之然見所書十六條與周德淸所輯小異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以入聲四韻

爲準南村老人記
詞品曰沈韻不合聲律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豈但
令詩學李杜李杜本六朝相襲而不敢革也塡詞自
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字同押打字與等字同押掛字
畫字與怪字壞字同押是鴂舌之病周德清著中原
音韻偉矣乃宋塡詞已有開先者葢眞見在人心目
不約而同耳試舉蘇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
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
宴自昔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

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參字據沈韻在上聲本屬鳩舌蘇特正之也將竹山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歌琉璃光射而今燈漫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懶意怯羞與鬧蛾爭要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燈炧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是竝正沈韻書及挂話及打字之譌也日聖求憾皇恩云爽氣不多時牡丹初賣小

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尚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酲微帶不惜羅襟揾眉黛日長梳洗看花陰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迹粘數韻以見酌古斟今之妙

詞統曰從來有韻無詩自五七言近體出而有詩韻至元人樂府出而有曲韻唐小令原遵沈韻宋曼詞類因須韻沈際飛所謂詩韻嚴而瑣在詞當併其獨用爲通用者綦多曲韻近矣然以上支紙寘分作支思韻十支紙寘分作齊微韻十麻馬禡分作家麻織

下麻馬禡分作車遮韻而入聲隸之平上去三聲則曲韻不可以為詞韻明矣近代不審詞韻泛出將詞韻不亡於無而亡於有可深歎也

鄒程村曰詞韻本無蕭晝作者邅難曹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宋詞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為極便一韻偶侵遂及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為相類也學者切戒夫通病恪遵為成式并舉習見者為繩尺自免駁譏於

後人然無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

趙千門曰詩韻中平聲十灰十三元上聲十賄十三阮去聲十卦十一隊十四願皆今人之割半分用者也今考宋詞凡此等類一槩不分悉依詩韻原本如稼軒沁園春用灰韻少游千秋歳用隊韻俱全用不分將以宋人爲全遵沈韻耶其不遵者乃十之八九考白樂天長相思詞用支微韻已與灰半通用唐人守沈韻如山而作詞已透宋人之韻况各韻分半洪武正韻亦然作者當遵有宋辛秦諸公多仍唐韻然

亦不必相沿也。

迺于門曰入聲最難牽合。須韻分爲四韻。今人亦別立五韻亦就宋詞中較其大略以爲區別耳。今檢昔詞如去矜者十之七。彼此牽混者亦什之三。即如物部等字押於昔詞絕少。其僅見者東坡念奴嬌。物與雪滅髮杰等同押。介甫雨淋鈴。物與矻窟沒渤同押。似物部當通用月曷等部矣。而念奴嬌不免雜用壁字。雨淋鈴不免雜用曲字。何爲兩俱入於質陌韻乎。至於秋霽滿江紅。物部全與質陌部間押。是又與質

陌通矣再攷洪武正韻物部亦併入質陌部者及歷考唐宋物部有時單通用月曷有時與質陌月曷等俱通者前輩既以游移今日仍無畛域此道將流於漫漶無極矣故守韻宜嚴也今當以去矜所分者分之

毛馳黃曰詞韻大約平聲獨押上去聲通押然間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換巢鸞鳳之類故去矜於每部韻俱總統三聲如東董江講以平聲貫上去而并之名曰三聲而止列二聲而中又分平仄非

十四部至於入聲無與平上去三聲通押之法故後又列爲五部

毛馳黃曰沈譜攷證古詞惟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迺有秦觀秋閨慢晴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夷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煙南天雜叶稼軒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闕數當時便已縱逸世鮮通人傳訛至今莫能彈射而蒭才劣手苦於按譜似更利其疎漏難矣至於稼軒南柯子新開河詞本佳鹽韻而起韻則

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末用外字。姜夔踈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永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末用邈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因以爲例。所以不能槩責之後來也。

陸葢思曰。今以古詞叅之音律。以正當世詞用曲韻之病者。曲韻宗中原音韻。四聲通用。而入聲不列。攷之唐宋詞家。槩無是例。至於肱薨崩烹肓弘鵬等字。詞韻收入庚梗韻者。而曲韻收入東鍾韻。浮字收入尤有韻者。而曲韻收入魚模韻。則曲韻之不通於詞

韻昭然矣或曰德清曲韻不可邇洪武正韻所必遵也夫正韻作詞不無扞格且晚近為詞韻者利於易押苟且傅會所致將古詩風雅而亦以詞韻例之乎

本意

胡應麟曰菩薩蠻憶秦娥為諸調之祖後世與調名相符者猶樂府然題即詞曲之名也調即詞曲之聲也宋人塡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編皆與調名了不相合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

沈際飛曰。唐詞多述本意。有調無題。如臨江僊賦水媛江妃也。天僊子。賦天台僊子也。河瀆神。賦祠廟也。小重山。賦宮詞也。思越人。賦西子也。有謂此亦詞之求端者。唐人因調而製詞。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塡詞以從調。故賦詠可離原唱也。

虛聲

胡仔曰。七言八句。與七言四句。見諸歌曲者。今止瑞鷓鴣小秦王耳。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襍以虛聲。乃可歌也。

楊愼曰。唐人曲調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詞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夸伊那何之類。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

沈雄曰。詞品以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則是。羊吾夸伊那何。皆聲之餘音聯貫者。且有聲而世字。卽借字而世義。然則虛聲者。字卽有而難泥以方音。義本世而安得有定辭哉。夫唐詞以一章爲一解。偺

歌以一句為一解古今樂錄曾述之矣余以近代兒歌猶有樂府遺意腔調如是而詞義之變輕重流遞反復聯合且有遲其聲以媚之如那何二字之類俱化作數字亦大有方音在焉

小令

張炎曰詞難於小令如詩難於絕句一闋不過十數句一句着閒字不得更末句最當留意惟有有餘不盡乃佳

倚聲集曰小令不學學問當效歐晏秦黄夫學問之

綺琢處於詩為靡於詞如古錦斕然異色若歐晏則饒蘊藉秦黃則最生動更有一唱三歎之致

王士禛曰南宋長調如姜史蔣吳有秦柳所不能及者北宋小令如晚唐絕句以劉賓客杜紫微為絕詣當出供奉龍標一頭地

中調

沈際飛曰唐人長短句小令耳後衍為中調長調其敘以換頭雙調聯合之者中調也復系之以近以犯以慢分別之如浣本之名犯名賺名破之類且顧從

敬編輯草堂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耳。

沈雄曰，唐宋作者止有小令、慢詞，至宋中葉而有中調、長調之分。字句原無定數，大致比小令為舒徐，而長調比中調尤為婉轉也。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中調以六十字起、八十九字止，遵舊本也。

長調

張炎曰，作慢詞須看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思其頭何如起，尾何如結，然後選韻，然後述曲。最要過變不可斷了曲意。

柳塘詞話曰唐人率多小令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闋不分過變計一百三十六字爲長調之祖者不甚佳按歌頭係大石調別有六州歌頭水調歌頭皆亦音節悲壯以古興亡事實之良不與艷詞同科者

楠墩詞話曰詞貴柔情曼聲第宜於小令若長調而亦喁喁細語失之約矣惟沉雄悲壯情致纍纍方爲合作其多有不轉韻者以調長勢散恐其氣不貫也如俞彥所云意窘於侈字貧於複氣竭於鼓舞不納敗

換頭

張炎曰，要如換頭不可斷了曲意，如白石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變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意不斷矣。

劉體仁曰，換頭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能如畫家開闔之法，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有意求之不得也。宋人多於過變處言情，然其氣已全於上段矣，另作頭緒，便不成章。至如東坡賀新郎乳燕飛華屋，其換頭石榴半吐，皆咏石榴，卜算子缺月挂疎桐，其換頭縹

緲孤鴻影。皆詠鴻。又一變也。

沈雄曰。古曲之起。多用絕句。或皆俾謳。教坊記所載是也。樂府所製有用疊者。今按詞則云換頭。或云過變。猶大曲調之爲過宮也。宋人三換頭者。美成之西河。瑞龍吟。耆卿之十二時。戚氏。稼軒之六州歌頭。醜奴兒近。伯可之寶鼎現也。四換頭者。鶯啼序也。

起句

張炎曰。詞之語句。太寬則率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

八字相對須著一字眼如詩眼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可少寬庶不窒塞約莫太寬易又著一句工緻者便精粹此詞之關鍵也

沈雄曰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敘事者更少太約質實則苦生澁清空則流寬易換頭起句要離又斷斷不可犯此所以從頭起句照管全章及下文換頭起句聯合上文及下段也

結句

劉體仁曰詞之起最難而結更難於起不欲轉入別

調也。評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便是一法。須結得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若羨戚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沈雄曰。結句如水龍吟之作霜天曉。繁餘陽殘。亦是一法。如憶少年之況桃花顏色。好事近之放真珠簾隔。緊要處前結。如奔馬收韁。須勒得住。又似住而未住。後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又似盡而不盡者。

辨句

詞衆曰。近人多據圖譜嘯餘譜二書。平仄差殊。而又

半照半白以分別之其中虛實句讀毎置不論且載詞太畧如字數稍有起結相類遂認爲一調矣明辨一書多遵嘯餘譜舛錯更甚或遂本名或列數調或分認字甚則以襯字爲寔字則有增添字數之謁以上二字可聯在下句以下三字可截在上句則又錯亂句讀之謁成譜豈可如是是不可不辨何也

栁塘詞話曰俞彥云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平仄大有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大有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矣

其由來。有棘喉澀舌之病。余則先整其詞句平仄之粘。務遵彼宮調陰陽之律。縱奇才博洽。僻字尖新。有不得稱爲當行者。此余從音律家學之傳。雖曲更嚴於詞。詞或寬於詩。有不能任意爲之者。

柳塘詞話曰。五字句起結自有定法。如木蘭花慢首句。拆桐花爛熳。三臺子首句悵節華流轉。第一字必用虛字。一如襯字。謂之空頭句。不是一句五言詩可填也。如醉太平結句。寫春風數聲。好事近結句。悟身非凡客。可類推矣。如七字句在中句。亦有定法。如風

中棚中句怕傷郎又還休道春從天上來中句入憔悴不似丹青句中上三字須用讀斷謂之折腰句不是一句七言詩可填也若據圖譜僅以黑白分之端餘譜以平仄協之而不辨何法愈見舛錯矣

疊句

沈雄曰兩句一樣爲疊句一促拍一曼聲瀟湘神法爲濫觴引一氣流注者促拍也東坡引雄心消一半雄心消一半不爲申明上意而兩意全該者曼聲也體如是也若呂居仁之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

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起承上接下偶然戲為之耳。

對句

周德清曰作詞十法始即對耦有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趙元鎮滿江紅云欲往鄉關何處是正水雲浩蕩連南北又欲待憑高須是酒奈酒行欲盡愁無極此即扇面對也

俞彥曰詞中對句須是難處莫認為襯句正惟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讀者不作對疑尤妙此即重疊對

也

沈雄曰對句易於言景難於言情且開放則中多迂濶收整則結泄意緒對句要非死句也牛嶠之望江南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南塘其下可直接全勝薄情郎此即救尾對也

周雪客曰稼軒對句如對鄭子眞巖石卧赴陶元亮翰粤斯生稷不可拔歌固不若丁飛濤之嫻對蘇嬾稽叔拙貧來鬼笑伯能癡用事用意爲有情致

複字

宋人月日詩中一句連三字者夜夜夜深聞子規日日月斜空醉歸此非疊字也如醉春風釵頭鳳摘紅英惜分釵等曲乃有複字尤要難於落句着以全在氣足韻足耳

劉體仁曰複字亦貴不易錯錯錯與忡忡之類須是分曲不是上文又不離上段句意乃善

襯字

張炎曰詞之語句若堆疊以實字讀之且不貫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

字如莫是文選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豈端之類要用之得其所

沈雄曰調間有數名詞則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句讀平仄韻脚叶否較然少有參差委之襯字緣文義偶不聯綴或不諧暢始用一二字襯之究其音節之虛實輕其正文自在如沈天羽所引南北劇中這字那字正字个字却字不得認爲別宮別調

轉韻

沈雄曰轉韻須有水窮雲起之勢若直敘金處莫入

晴公子減字木蘭花謂之四換頭以其四轉韻也。但如荷葉杯酒泉子河傳等曲。如不轉韻豈不謂之好語零碎也乎。

藏韻

周篇谷曰。換頭二字用韻者長調頗多。中間要有藏韻不減木蘭花慢惟屯田得音調之正。盡傾城盈盈懽情。於第二字中有韻且如定風波南鄉子。瀟湘逢豈可目暢為之

況雖以水調歌頭間有藏韻者東坡明月詞我欲乘

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後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謂之偶然暗合則可若以多者證之則閒之變體家未曾立法於嚴也

排調

沈雄曰唐人歌詞皆七言而異其名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若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之類不僅襯以虛聲也

衍詞

沈雄曰。衍詞有三種。賀方回衍秋盡江南葉未雕。陳子高衍李夫人病已經秋。全用舊詩而為添聲也。花非花。張子野衍之為御街行。水鼓子。范希文衍之為漁家傲。此以短句而衍為長言也。至溫飛卿詩云。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原來別有人。山谷衍為詞云。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裏有兩箇人人。古詩云。夜闌如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衍為詞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以此見為詩之餘也。

集句

柳塘詞話曰。徐士俊謂集句有六難。屬對一也。協韻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題意四也。情思聯續五也。句句精美六也。賀裳曰。集之佳者亦僅一斑爛衣也。否則百補破衲矣。介甫雖工亦未生動。沈雄曰。余要增其一難。曰打成一片。稼軒俱集經語。尤爲不易。

沈雄曰。蘇長公南鄉子云。悵望送金杯。杜牧　漸老逢春能幾回。杜甫　花滿楚城愁遠別。許渾　情懷何况青絲急管催。劉禹錫　吟斷望鄉臺。李商隱　萬里歸心獨上來。許渾　景物登三閒始見。杜牧　徘徊一寸相思

一寸灰。李商隱 近代蕃錦集中采竹垞點將唇諷風云。灑露颸煙。包佶 世情有恨何人見。皮日休 羅幃舒卷。李白 剪待花如霰。王維 ○聽不聞聲。韓愈 紫陌傳香遠。陳叔 陽春半。崔湜 柳長如綫。李賀 舞態愁將斷。鄭僖 詞則佳矣。但取其義之脗合。不求其句之剴切也。律陶集杜。自昔已然。止用七言五言也。即謂平對句結句之工巧。或出人意表。若內用二字三字四字。皆剴切之於何人。而註爲某某句乎。

迴文

緲秪談曰迴文之就何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迴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代張綖以一首律詩。而迴作一首塡詞。蓋以寧毛重倬有一首而迴作兩調者。文人慧業出生狡獪。

張綖律詩一首。向作辨春風。昔有此體。近復迴作虞美人調者。隄邊柳色春將半○枝上鶯聲喚客游○曉日綺羅稠紫陌○東風絃管咽朱樓○少年撫景慚虛過○終日看花坐獨愁○不見玉人爾洞府○空教燕子占風流○

沈雄曰東坡菩薩蠻四時詞是名倒句即聊卷之春恨詞義亦穩如曉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曉李章云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猶不失體若丘瓊山之秋思李章云寒光月影斜橫透碧窗紗平粘已失句意又倒此只可用倒句而不可作廻文者也

隱字

詞綜曰踏青游一詞爲贈妓崔念四之作政和間士人所製隱念四字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憔會似賭敎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

画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裡。擬問卜嘗占歸計揀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裡驀然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沈雄曰秦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隱婁東玉字南柯子一鈎斜月掛三星隱陶心兒字何文縝虞美人分香帕子柔藍膩欲去殷勤惠隱惠柔字興會所至自不能已大雅之作政不必然若黃山谷兩同心云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裡挑心隱好悶兩字總因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作偏而下流於秋在

人心上心在門見裏便閒但淺躁徑

隱括詞

賀寬曰東坡隱括歸去來詞山谷隱括醉翁亭記兩人固是好手終墮惡趣

沈雄曰東京士人隱括東坡洞仙歌爲玉樓春以記摩訶池上之事見張仲素本事記魯直隱括子同漁父詞爲鷓鴣天以記西塞山前之勝見山谷詞是眞簡而文矣

稱唐體

藝苑卮言曰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二春字一時游戲不足多尚然如宋詞東坡之皂羅特髻連用七採菱拾翠字書舟之四代好連用八好字亦有不可解者何獨福唐體而疑之

蓉城集曰歐陽炯清平樂道首十春字初在句首既入句中始則单行旋而雙見安頓變化究不若高賓王卜算子全用春字亦復警切復生動

沈雄曰山谷阮郎歸全用山字爲韻稼軒柳梢青全用難字爲韻詿云福唐體即獨木橋體也竹山如效

醉翁也字，楚辭些字兮字，一云檃體倣福唐也究同嚼蠟

和韻

張炎曰，詞不可強和人韻，若曲韻寬平，庶可賡和，倘險韻為人所先，牽強塞責，何意何以融貫乎，和詞如東坡楊花起句，質夫合讓一頭地，後段愈出愈奇，壓倒今古

沈際飛曰，張杞和花間集，凡四百八十七首，篇篇押韻，未免拘牽，字字求新，亦號生鑿，惟甘州遍鴻影又

被戰塵迷一句差勝

沈雄曰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倡予和汝詩詞韡兮謝蔣高和寡曲推白雪至一韻而爲之數四往復長慶之元白松陵之皮陸實濫觴焉觴和工而格愈降矣蘇黃開一爲之辛劉復爲迭出顧其才力優爲之此猶夫絕塵遠馭之才技不馳逐於康莊大堤而躐躖於巉崖峭壁若不藉此無以擅長者余作周勒山隣倚集序云然

江尚質曰亂儒鵲橋僊七夕詞以入煞字爲韻尤雲

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張子湖醉羅歌聞情詞。以毒𨁝字為韻。多情早是。看峯巒一點秋波。閒裏覷人毒。歸來想見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𨁝。此限韻之險者。張樞菁磵上劉巨源。僧仲殊在焉。命作西湖詞。巨源曰。古云戀誰好。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應聲云。一般奇絕。雲澹天高秋夜月。蟾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又命賦梅花詞。仲殊先吟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

君一半春。臣源積和云。樽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蓋減字木蘭花也。和句又是一法耳。

節序

張炎曰。昔人詠節序。付之歌喉者。不過爲應時納祐之作。所謂清明拆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風度。則俱未然。豈如周美成解語花咏元夕。史邦卿東風第一枝咏立春。不獨措辭精粹。且見時序風物之盛。若易安永遇樂咏元夕云。不

如向簾兒下聽人笑語亦自不惡如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下為其可惜

楊慎曰馮雙溪之評胡浩然詞立春喜遷鶯先紀節序次述宴會末歸應時納祐要有感慨思致

咏物

賀裳曰曾見姜堯章論雙雙燕咏燕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言水而言水之左右前後也尚未若張功父滿庭芳月洗梧桐一闋不惟曼聲勝其高調而形容細如毫髮又

昔姜詞所未發者。

沈雄曰。咏物入妙之句。如杜衍咏荷。眞珠零落難收拾。劉才卲咏夜度娘。一抹微雲淡秋月。若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黍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正阮亭程村輩所云。取形不如取神也。

沈雄曰。紫薇詞。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安陸詞。鵁鶄試翎風力軟。雛鶯弄舌春寒薄。楊愼特舉之爲咏物之工構。今彈指詞中。有清脆鈴聲簷鵒夜。悠揚燈影紙鳶風。清新亦未有人道。

沈雄曰。即賀黄公阮燕詞。斜日拖花微風撲絮如識柳塘花塢詩。便覺春光駘宕。王阮亭贈雁詞。水碧沙明參橫月落還向瀟湘去又絕似箏聲玉指俱在行間也。

張炎曰。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疎影二曲。自立新意。誠爲絕唱。李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令作梅詞者。不能爲懷。

張炎曰。詩固難於咏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切

令。一段意思。全在結尾。如史邦卿。雙雙燕。咏燕。姜堯章。齊天樂。咏促織。全章精粹。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

曲調

沈雄曰。前人有以詞而作曲者。斷不可以曲而作詞如念奴嬌百字令。同體也。俱隸北曲大石調。起句云驚飛幽鳥。蕩殘紅撲簌胭脂零落。門掩蒼苔書院悄潤破紙窗偷瞧。一操瑤琴一番相見。曾道鄰期約多情多緒。等閒肌骨如削。又起句云。太平時節。正山河

一統皇家全盛宮殿風微儀鳳舞羣鸖紅雲相映四海文明八方刑措田畯傳歌咏風淳俗美庶民咸仰仁政此等調則詞而語則曲也不可以不辨竟有詞名而曲調者如竹枝亦有北曲詞云胸背裁絨宮錦袍續斷絲麻雜綠縧江梅風韻海棠嬌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清高蘭蕙性不蓬蒿如浣溪沙亦有南呂過曲詞云才覩撐衣不整對良宵轉覺淒清似王維雪裏芭蕉景擲菓車邊粉黛情燈月彩少甚麼闌籤兒引神仙臨香車墜琵遺瓊如減字木蘭花亦有

北曲詞云愁懷百倍傷那更怯秋光逐朝倚定門兒望怯昏黄衆角韻悠揚如醉太平亦有北曲詞云黄庭小楷白学新裁一篇閑賦寫秋懷上巡王古臺半天虹雨殘雲載幾家漁網斜陽晒孤村酒市野花開長吟去來畢竟是曲而非詞恐後之集譜者或以曲調而亂詞體也

江邏機上觀
沈翰价人
校